

聊月

□孔明

笔走龙蛇

八月初十那晚,忽然惦记新月了。餐后,一直守候在客厅,时不时地抬起头望,只见西边的天空漂浮了一大块云团,黄白相间,透着吉祥,也透着亮光。那云好像从亮处被撕裂、被扯开,又被粉碎了,竟四散开去,活脱脱烘托出半轮明月,又试图合围,做出欲抱未抱的样子,半月越发显得娇媚、皎洁了。嘿,真是个新月!虽然不比满月丰盈,却比峨眉月耐看了几分,我就目不转睛,半天回不过神来。

久违了明月,却不知不觉。心上是有个月的,和儿时一模一样,却不计算日子,也就忽略了月升月降、月圆月缺。即使心头闪过念头,也好像浪花飞向波涛,无影无踪的时候居多。蜗居都市里,挣不脱林立的高楼,也就摆不脱视野的逼仄,偶尔见月,反觉新鲜了,说眼前一亮,绝不是夸张。或者上弦月亏,或者下弦月残,或者十五月满,都有久别重逢感。早晚上班,挤公交,坐地铁,两点一线,见天难睹,何况见月呢?

正想月亮,手机响了。是郝振宇先生。他说他在白鹿原上,正和朋友赏月呢!“醉了!”他说。我能想象他此时此刻的心情。白鹿原上,视野开阔,心境也开阔了。没有人流,车流了,没有路灯、花开了,没有噪音、杂音了,没有事务、俗物了,只有一轮明月——一轮与我心中一样的梦中明月!

“月亮好像在诉说你我这样敏感多思的昔日乡村少年的梦呢!”他又说。我问:“你出城进去了?”

“是专门看月!”有一位朋友邀他,说城外月好,他就开车去了!

“一位女同学吗?怎么就去白鹿原了呢?”我是明知故问。

他就打开窗子说说话了:“少年时代,我家住在高村子三四百里的地方,四周全是田地。我是家里的长房长孙,经常独坐大门口,等待父母从外边干活归来。特别是秋夜,明晃晃的月亮从我家住的樊川对面的杜陵原上冉冉升起,四周弥漫着淡淡的雾气。这时,奶奶的歌谣就在耳边想起:‘月亮爷,丈丈高,骑白马,带腰刀。腰刀长,杀个羊。羊有血,杀个鳖。鳖有蛋,杀个雁。雁有油,炸个麻花刺流流。’这时候,我一个乡下懵懂无知而敏感的孩子,对黑黝黝的南山和繁星点点的苍穹充满了向往和渴求……”

“从你家能看见杜陵原,那一定能看见白鹿原了!”

“能啊!小时候常去鲸鱼沟,上白鹿原!”

我家在横岭,亦即白鹿原人眼里的北岭。我忍不住,脱口而出:“至今犹记在月亮底下拔豆子,那月亮是黄的,感觉很低多,地面亮亮的,在清晰与朦胧之间。真怕那月亮掉下来!”

他说:“我有同感!儿时的月亮就是那样的,娃们最爱在月亮底下玩耍。可我家独门独院,四周空旷,没有月亮的夜晚,漆黑一片,看见一点亮光都心跳得打颤!有一晚,生产队安排父亲值班,父亲不在家,我顶班,瘦弱的身躯扛一卷铺盖,头顶着月亮,一个人走在路上——那一段路又长,又野,就靠着月光壮胆呢!一个麦秸堆,那就是值班的地方。把麦

秸堆刨开,把铺盖打开,就是床了。值班两个人,那个没来,就我一个娃娃,怕怕,却没办法,就势一躺,看着月亮,迷迷糊糊进入了梦乡。一个圆月亮,天亮了。过后一想,怕呀,那时有狼呢!”

“在月亮底下,你一定有浪漫故事吧?”“有哇!”他哈哈大笑,说:“上大学的时候,有一年寒假回家,家里人一个女同学来找我,我转过身就去女同学家了。女同学家远呀,十几里路吧,白雪皑皑的,脚下打滑。头顶上也是一轮寒月,我心里却热乎乎的,不在乎冷,也不在乎狼。走到女同学家,女同学又去别处了。连夜赶回去不可能了,我只好硬着头皮睡在女同学家的炕上,总睡不着,望着窗外的明月,胡思乱想,想得最多的自然是嫦娥,哈哈——这样想着,才幸福地睡着了。”

他反问我:“你就没有浪漫故事吗?”

“有哇!”我也哈哈大笑。“我不像兄长,敢去女同学家!我住红武里的时候,有一晚无聊得六神无主,就去南郊看望一位女同学——哈哈,我们幸运且幸福,总有女同学啊!过八里村时,只见芭芭地里升起一轮明月,金黄的,美味!就下了自行车,坐下看月亮,看够了,起身看手表,时针已闪过9点了,就掉转头,往回骑行了。那时候,南郊到小寨都是庄稼地,一路走,一路都有月亮跟着,美得只嫌长安路不够长啊!”

我们就这样聊着,只围绕着月亮,聊到了鲁迅笔下,也聊到了李白诗里的,还聊到了民间故事里的。他身边有人,唤他,他说:“咱回头聊!”我望了一眼窗外,楼头上,那半轮月不见了踪影。

遇见

□张语桐

春红已谢,夏蝉即逝
风里雨里,文苑最美
风声雨声,我们就在这里歌唱着
等风等雨等着你
周泰故地锦瑟娇,水风和梧叶黄
飒飒金风旗威武,中帼不惶让儿郎
飒道青春不高好,且看吾辈拔锋芒
须行即日征战鼓,万里河山纵无疆
扬旌振藻,绣虎雕龙
锦绣文苑,不负少年
遇见你
真好



瞬间

李国强 摄

我们单位的伙食办得是很好的,墙上贴有菜谱,见天都变换着花色品种。单位有补贴,一顿饭交一元钱,但我却不在那里用餐,每天中午都是到母亲那里吃饭。那间九十平方米的住房与我办公的地方仅隔一条马路,一抬脚就到了。我之所以这样做,一是母亲做的都是家常饭,吃着可口;二是家里安静,不像大食堂里闹哄哄的;三是每天利用吃饭的时候,可以和母亲说说话,吃完饭,也可以躺在母亲身边,香香地睡一会儿。

冬至那天,阳光暖洋洋的。我因有点事,晚回去了一会。在过马路的时候,碰上了一位同事。他问我:“吃了没有?”我说:“这就去老母亲那吃饺子,老母亲已打过两次电话了。”他听到了我说老母亲,并且知道我每天都吃上老母亲做的饭,饭后还能躺在老母亲的身边休息,突然就掉下泪来。

这位同事是个段长,铁路点多线长,是分段管理的,无论管长管短,管线路、管机车、管信号、管供电的,都叫段长。火车轱辘二十四小时转着,车上拉着上千名旅客,那是不能出事的。所以,那些段长的压力都是蛮大的,特别是晚上,最害怕的就是电话铃响,电话铃一响,往往是一手接听电话,一手提裤子穿衣服,那是一分钟都不能耽搁的。下雨下雪的时候也一样,有的甚至是和衣而睡,如履薄冰,战战兢兢。一个地方不通,一条铁路就都瘫痪了,谁能负起那么大的责任呀。

这位同事一边擦泪一边说,有娘的时候真幸福。他娘在世的时候,他也同我一样,每次回家都能吃上娘做的面条。他的老家在西府,西府的臊子面有名,他娘在村里做臊子面是拔头的,谁家过红白喜事,都要请他娘去。那面条做得筋光、煎酥汪、酸辣香。说来也怪,每次他调的面是拔调出的面,那味道就差得远了。所以,每次吃面条的时候,他都是让娘给他调拌好。娘就说,你都快五十岁的人了,还像个娃娃,离了娘就吃不成饭了。

我的同事家住西安,但却在陕北的铁路上工作,往往一去出去便一月半月回不来。那边的羊肉多,吃的都是羊肉面,一碗面半碗肉。那面条似乎都有膻腥味、油腻味,他吃不习惯。再说,陕北的风沙大,干沟土岭的,气候干燥,关中人在那边不适应。所以,压力一大,又吃不好,加之

晒得黑黢黢的,回到家总是一付疲惫的样子。看到儿子又黑又瘦,一回来就躺在床上呼呼噜噜睡了,叫也不醒,娘就心疼。他的妻子也是铁路职工,三班倒,没黑没白的。儿子在上中学,娘要见天做三顿饭,又要收拾屋子,也是很累的。但我的同事一醒来,却见娘已将他的衣服洗了挂在阳台上,将他的皮鞋擦得干干净净放在过道上面,面盆擦好了摆在案板上,只要听见他起床了,娘就会打开炉灶烧水下面了。洗漱完毕,当他站在热气腾腾的厨房门口,看着娘弓着身子捞面,并在那儿油盐酱醋调面拌面的时候,他的眼睛就湿润了,就会走过去,搂住娘的肩膀,一声一声叫着:我的娘呀,我的亲娘……

马路边人很少,虽然太阳暖洋洋的,但毕竟冬天的风像刀子似的刮着。在一棵枝条光秃的槐树下,我问这同事:“咱娘最近好吗?”不想这一问,我同事的泪又溢出了眼眶。他从裤兜里掏出卫生纸擦着,哽咽着说,我的娘……

他的娘是在七十岁那年病逝的。其实在此之前,娘只是身子胖些、血压高些,他每次回去,都要给娘买一堆降压药。那药是要见天吃的,一停下来,血压会更高的。娘也有腿疼病,那是因长年农村的劳累和风湿雨里在地里干活,膝关节变形了,关节之间的粘膜没有了,走起路来骨头磨骨头,那疼真是钻心呀。他也想给娘做关节置换手术,那手术在技术上是成熟的,只是要将膝关节打开,在中间加一层合金软板,许多老年人都做好了,也能丢开拐杖走路了。娘问那得花多少钱?他说,进口的要六七万,国产的便宜些,大概要花两三万。娘就说,我都是快七十岁的人了,还能活几天,花钱倒不是个啥事,你也不缺那几个钱,但娘还是觉得要把钱留给孙子出国用。再说,娘也怕受那罪,把骨关节切开加个铁板,想起来就咯咯嗒嗒难受,娘也不想挨那一刀了,想着还是身体浑全着好。拗不过娘的心思,我的同事就给娘买止痛药,那药也是见天吃的,但那止痛药吃多了,却伤到了胃,心口像堵了一块石头,总是不想吃饭。所以,该一天吃两次的药,娘就只吃一次,就那样两头兼顾着。

但万万没有想到,娘是因为心脏病病而去的。此前,娘也说过,有时觉

得心慌,晚上也做梦,像有磨盘压在胸口,气憋得喘不上来,手脚也麻木得动不了,夜里就喊呀叫呀,但害怕影响了媳妇和孙子,声音总是压得低低的。但梦醒了,过了那一阵子,又像个好人似的,又系上围裙,手持拖把,一会收拾这,一会收拾那,手脚总是不闲的。有时,一个人在屋里憋闷,娘还下楼走走,虽然是罗圈着腿,一摇一摆的,但娘说,人总不能老关在笼子里,像蹲监狱似的,还是要到外面活动活动。娘是忍受着疼痛坚持活动的,上下楼都是双手抱着楼梯,一脚一脚抬着挪那。

有一次,我的同事回来,看见娘



在楼前的树下乘凉,眼眯缝着眼睛也看见了他,那喜出望外的眼神如阳光一样闪亮。娘拄着拐杖,摇晃着要站起来,他赶紧走过去扶了娘。在上楼梯时,看见娘双手扒扶着楼梯那脚的艰难,他一把将娘的身子扳过来,蹲下来要背娘上楼。娘拍着他的肩膀说,儿呀,我还能行,我还能行。但他也不管那,硬是背起娘,一步一步往上爬,就爬在儿子的背上。那一次,他感到娘的心跳,也感到有泪水顺着他的脖子流。

也是有一个月未回来了,娘看到了他的憔悴,也看到他有些沮丧的样子。那天夜里,躺在娘的身边,他欲言又止,但还是忍不住对娘说:娘呀,儿不争气,儿受处分了。

那是因为一次下穿铁路的施工。那地方是一片庄稼地,两边的封闭网一封堵,农民来回不方便,就用钉子破网横行铁道了。陕北的煤气油多,那条铁路忙,列车密度大。再

说,火车见人刹车也得八百米,就发生了火车撞人撞车的事。修涵洞要两边开挖,要把铁路棚架起来,将预制的涵洞顶进去。可在开挖时,挖断了电缆线,信号和通信中断了。那么一条铁路,信号是眼睛,通信是耳朵,这电缆一挖断,铁路就成了瞎子聋子,得有多少火车都要停开或晚点。他是那段铁路的段长,心里没有操到呀……他原以为这样给娘说了,心里会畅快些。但不想这一说,却给娘心里添堵了。娘一再说,你管着那么长的铁路,是不敢有一点闪失的,一出了闪失,我娃当不当官倒不算啥,咱是农村出身,官帽有也好,无官也



来?这时,我的同事似乎才想到我还没有吃饭哩,就催促我回家,说别让老人等得太久了。也是多年不见了,我就说请,今天是冬至,到我家吃饺子吧,那是母亲亲手包的。他是来西安开会的,在食堂已吃过饺子了。但一听到是母亲亲手包的饺子,并且我的母亲已是八十岁高龄的老人了,他就想去看看母亲,也尝尝那久违了的味道。

进得门来,见到了母亲,我的同事就看见了自己的娘,他一直握着母亲的手,一声一声地叫着娘,叫着叫着又流泪了。母亲就问,你娘身体还好吧?可这一问,他竟抱着母亲哭开了。他拍着母亲的肩膀,泣不成声地叫着娘,娘……

我的同事是个孝子。他一边吃着饺子,一边连声说:香、香、香,这馅就是我娘和的馅,这饺子就是我娘包的。但从那年冬至到现在,已经十年了,再没有吃过娘包的饺子了。他说,那年冬天,陕北冻得哈气都结冰,钢轨一冻就冻脆了,容易断裂。偏偏那一阵,天下起了鹅毛大雪。铁路上是半军事化管理,都是以雨以雪为令的。加之有个大领导要搭乘来陕北检查工作,谁也不敢在这个时候点眼呀。可是在那年冬天,天一冷,母亲的腿疼自不必说,胃疼自不必说,血压高也自不必说,怎么心脏就大面积梗死了。从那次给娘说了受处分的事,娘心里就加负担了。在楼下晒太阳时,也不说自己的事了。人家问到儿子时,娘就像自己做了错事,总是找话乱岔开。加之儿子总回不来,媳妇黑白三班倒,都顾不上孩子的学习,她一个农村老太婆又鼓不上劲。那孩子学习赶不上,也就气馁了,放羊了,一放学就钻到游戏里……

儿子的工作叫她纠结,孙子的学习叫她纠结,娘就半夜半夜地睡不着觉。有一次,她看楼下有卖古董的,东西东西摆了一河滩,就买了一尊佛像和一个香炉,也缝了一个布垫,每天晚上就烧香磕头,屋子里弥漫着烟雾。媳妇是个爱干净的人,也闻不得那靡香的气味,就劝婆婆别把家里弄得乌烟瘴气的。但娘知道,请佛容易送佛难,扔了怕落不敬,不扔吧又不知该放到哪里是好,心情就更加沉重了。加之有一次腿疼厉害,看见楼下有个妇女在卖药,其实就是一把一把的干草。但那妇女能说会道,



家乡的路

□张永峰

“世上本没有路,走的人多了,便成了路”。鲁迅先生这句话,对大多数人来说,只是一句哲理名言,但是,让经历过土路、炭渣路、砂石路、柏油马路、水泥路、城市绿道的我看来,“路”这个字眼,却是我心中无法抹去的烙印。

90年代的农村,物资短缺是农村人心中永远的痛。我结婚时,父亲给我买了一辆26型凤凰自行车。新自行车买回来后,我自然是欣喜若狂,倍加爱惜。

当时,我在一家报社上班,早起不等明,就骑上新自行车去上班,晚上天麻麻黑才回家。从我家到公路上,要走一条3里多的土路,那是我们村上人上西安、进韦曲的必经之地,走完这条路,才能到西(西安)万(万源)公路。晴天倒还罢了,一到下雨,可把人熬煎死了。出门时,心疼自行车,就穿上高腰胶鞋,把自行车扛在肩膀,母亲提着我的皮鞋,把我送到柏油马路上,我才把自行车放下,换上皮鞋,母亲又提上我的高腰胶鞋,深一脚浅一脚,顺着长长的泥路回家,我再骑上自行车去上班。

有一次加班回家晚了,天下着雨,舍不得骑新自行车淌泥路回家。索性脱下皮鞋,抹下袜子,挽起裤腿,把自行车往肩膀一扛,光着脚丫子,硬是淌

着泥路走回了家。母亲见我回来,忙不迭地打来一盆热水,当我用手扣掉脚上的泥巴,把冰冷的双脚伸进热水盆时,感觉自己的眼眶已有些湿润……

村里人最怕下雨。一到下雨,布鞋、军鞋、网球鞋都穿不成了,一雨鞋7块多钱,可有些人家还是买不起。村里人都盼望能修一条好走一点的路,虽然知道凭借村上的经济条件,这是无法实现的梦想,但是,这个梦想一直在心头萦绕,成为一段无法抹去的记忆。

后来,村办综合厂和一家钢厂有业务往来,听村里人说,村长给钢厂厂长好说歹说。一个礼拜后,钢厂出动两辆卡车,把20多车炼钢的炉渣拉到我们村的出村路上,村里人拿炉渣铺路,人工修成了一条碳渣路,我们的出行条件才得以改善。

到2000年,我们村整村拆迁,新村全都是水泥路,出了村,就直接到韦(韦曲)斗(斗门)路上,我们从此不再受走泥路的艰难。70载沧海桑田,70载春风劲吹,70载脱胎换骨,70载奋进追梦。我欣喜地看到,今日的家乡,正在以自信开放、创新包容的姿态,砥砺前行,追梦超越,从土路、砂石路、柏油马路、城市绿道,昂首阔步,意气风发,迈向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康庄大道。

“抠门”的小舅

□段增旗

小舅的“抠门”绝对是遗传的。因为外公给我们的压岁钱永远是全村第一,倒数!

每年大年初一拜完年、聚完餐,外公从怀里掏出他的钱包——白色手绢,里三层外三层地一点一点展开,分发。明知多不了,但还是吸引四五个亮晶晶的眼睛。那年,堂哥趁他打开的刹那,抢走了几张“块块票”,在叫骂和笑声中,作为领钱的我,3元压岁钱就这样“飞”走了。

外公是“长流水命”,一辈子精打细算,83岁去世了,但是我依然记得那时候他舍不得吃舍不得花,不知是他精神内化为性格,还是因小时候挨过饿……

小舅,在家里排行老四,是二兄弟中的二弟,深得外公“真传”。“抠门屁股”的年代,老舅每每攒够一袋子麦子,便走5里路到崇宁镇大集上卖掉,而老舅每月出去打工的26元工资全部攒下,就这样,2003年家里盖了两层新楼房。小姑感慨地说:“二弟那是真能攒钱!”

这也成为小舅继续“抠门”的资本和对孩子教育的样板:“要是我一勺一勺地喂猪,省吃俭用,能盖了新房?还供你们大学生,我和你妈不善劲啊!”这话开始觉得励志,后来觉得烦。

他却不知道,表姐和表弟挺讨厌他的“抠

门”。他们从小到大永远穿不上最流行的衣服,过年的新衣服总是让舅妈买回布给他们做的。困难时期,他们家里做点“好吃的”,往往上演“猫和老鼠”的游戏。每次上街,小舅因为几毛钱的菜钱和小贩吵个半红脸,表弟觉得“好丢脸”,暗暗地想:以后一定要有钱,不像他一样生活!

2011年前后,是他们日子过得最紧的一段。表姐和表妹先后考上大学,表弟上初中,对于普通农民家庭来说,家里有三个学生,负担很重。小舅和舅妈商量后,小舅照常出去打工,舅妈在村里开了个商店。而表姐的暑假大多数时间都在打工,赚自己的生活费。

2015年,表姐和表妹同年毕业,由于小舅和舅妈的努力,还清了所有债务。虽然日子一清二白,但说起表姐去职场上班、表妹去医院工作,小舅和舅妈脸上满是笑容。

虽然小舅是他们家里的“葛朗台”,但抠门不小气。家里亲戚的婚丧嫁娶,表弟结婚买房的钱都是他一手经办的,在该花的钱上从不含糊。

小舅那一代人,吃过苦也享受过新时代的“幸福”日子,见证了各自从一穷二白到小康生活的蜕变,他们常说“感谢党,感谢政府”,这是他们最真实最朴实的表达。

说娘有泪

□孙天才

说娘有泪,但娘不哭,咱出不起事,也丢不起那个人呀。那一晚,他和娘絮絮叨叨的,唠磕了一夜。

不曾想,第二天一早,娘就要赶他走,说公家的事大,我娃管着那么大的事,不敢在家呆了,火车在铁路上跑着,没人管不行呀。我的同事也是受了处分,心情不好,本来想着想多休息休息,就说:娘,你放心吧,世上的人多着哩,离了谁都能行。但娘就是不肯。等她吃了那碗臊子面,娘已经将东西收拾好了。娘几乎是推着他说,我娃赶紧走,赶紧走,不敢耽误了国家的事。就这样,他被娘推出了门外。他家住五楼,当他回头向窗户上看着的时候,那个满头白发的亲娘也正在看着他。

我们在马路边那棵光秃的槐树下说够了,母亲在家也等得久了,再次给我打电话了。母亲在那头说,饺子都下好了,放凉了,怎么还回

来?这时,我的同事似乎才想到我还没有吃饭哩,就催促我回家,说别让老人等得太久了。也是多年不见了,我就说请,今天是冬至,到我家吃饺子吧,那是母亲亲手包的。他是来西安开会的,在食堂已吃过饺子了。但一听到是母亲亲手包的饺子,并且我的母亲已是八十岁高龄的老人了,他就想去看看母亲,也尝尝那久违了的味道。

进得门来,见到了母亲,我的同事就看见了自己的娘,他一直握着母亲的手,一声一声地叫着娘,叫着叫着又流泪了。母亲就问,你娘身体还好吧?可这一问,他竟抱着母亲哭开了。他拍着母亲的肩膀,泣不成声地叫着娘,娘……

我的同事是个孝子。他一边吃着饺子,一边连声说:香、香、香,这馅就是我娘和的馅,这饺子就是我娘包的。但从那年冬至到现在,已经十年了,再没有吃过娘包的饺子了。他说,那年冬天,陕北冻得哈气都结冰,钢轨一冻就冻脆了,容易断裂。偏偏那一阵,天下起了鹅毛大雪。铁路上是半军事化管理,都是以雨以雪为令的。加之有个大领导要搭乘来陕北检查工作,谁也不敢在这个时候点眼呀。可是在那年冬天,天一冷,母亲的腿疼自不必说,胃疼自不必说,血压高也自不必说,怎么心脏就大面积梗死了。从那次给娘说了受处分的事,娘心里就加负担了。在楼下晒太阳时,也不说自己的事了。人家问到儿子时,娘就像自己做了错事,总是找话乱岔开。加之儿子总回不来,媳妇黑白三班倒,都顾不上孩子的学习,她一个农村老太婆又鼓不上劲。那孩子学习赶不上,也就气馁了,放羊了,一放学就钻到游戏里……

儿子的工作叫她纠结,孙子的学习叫她纠结,娘就半夜半夜地睡不着觉。有一次,她看楼下有卖古董的,东西东西摆了一河滩,就买了一尊佛像和一个香炉,也缝了一个布垫,每天晚上就烧香磕头,屋子里弥漫着烟雾。媳妇是个爱干净的人,也闻不得那靡香的气味,就劝婆婆别把家里弄得乌烟瘴气的。但娘知道,请佛容易送佛难,扔了怕落不敬,不扔吧又不知该放到哪里是好,心情就更加沉重了。加之有一次腿疼厉害,看见楼下有个妇女在卖药,其实就是一把一把的干草。但那妇女能说会道,

说这药草能治腰腿疼,只要熬着洗上几次,腰腿就不疼了,灵验得很。周围也围了一圈人,都说这药对症管用,她们原来腿疼得也走不成路,泡洗了几天就泡洗好了,而且咚咚咚地走着让娘看。娘不知道那是药托,娘又怎能知道,那些看起来光鲜体面的妇女会是骗子呢?就上前问了价格,一捆三百元。娘说太贵了,转身要走。可那妇女又说,贵了才治病哩,你的腿疼不是一天两天了,这么多年了,你花了多少钱呀。娘觉得也是这个理,过去花钱花了一河滩,也没止住腿疼。这中草药也不伤胃,人家都说好,都把疼止住了,把病根除了,咱就咬牙买吧。就这样,娘将那几捆药草提回来了。而熬了泡了洗了,那腿疼病一点都没有减轻。也是气不打一处吧,娘撑不住了,病倒了,下不了床了。

娘这一倒下,孙子的饭没人做了,孩子在外头买吃着,还要给她买了端回来。媳妇要请假伺候娘,娘不允许;媳妇要雇保姆来,娘也不答应;媳妇要告诉儿子娘病了的事,娘也拉着媳妇不让打电话。就这样,娘坚持着要自己撑着起来,总想着自己没大病,还能行。可在娘挣扎着坐起来,又挣扎着下床的时候,一头摔倒在地板上……

我的同事得知娘病重,心急如火,本想立即请假往回赶。可大雪下个不停,大领导又要搭乘来了,作为一段之长,要保安全保畅通,怎能在这个时候掉链子。双膝跪在风雪漫卷的铁路上,我的同事含泪向天:娘,你坚持着,坚持住,等儿回来,等儿回来。而等他风尘仆仆赶到医院时,娘已经躺在冰冷的太平间了。在那个漆黑的冬至的夜晚,他一个人点了一根蜡烛,守候在娘的身边。他握着娘的手,他抚着娘的脸,他亲吻着娘的额头:我的娘呀,你怎么走得这么快,你为什么不给我留句话。忠孝不能两全呀,儿不孝呀,儿对不住娘……

哦,这一天,原来是同事母亲的忌日啊。

吃完饭,又聊了一会天,我的同事起身要走了。他说,他下午还要赶回陕北,有重要的会议精神要传达。临走时,他从兜里掏出五百块钱放在母亲手里,母亲当然是不会要的。但这位同事却动情地说:十年了,我想给娘钱,但我没有娘。今天,我又见到了娘呀,我的亲娘……